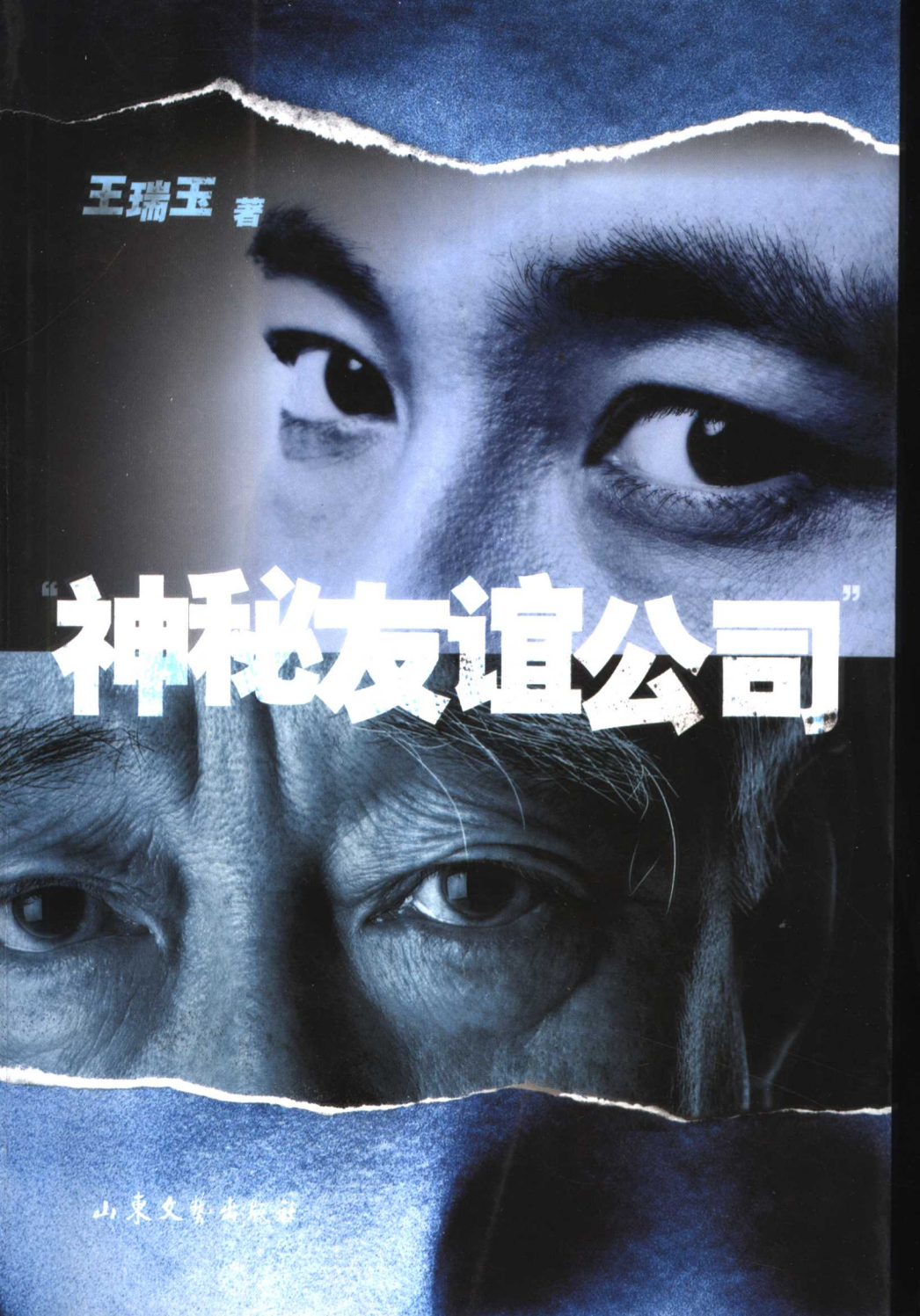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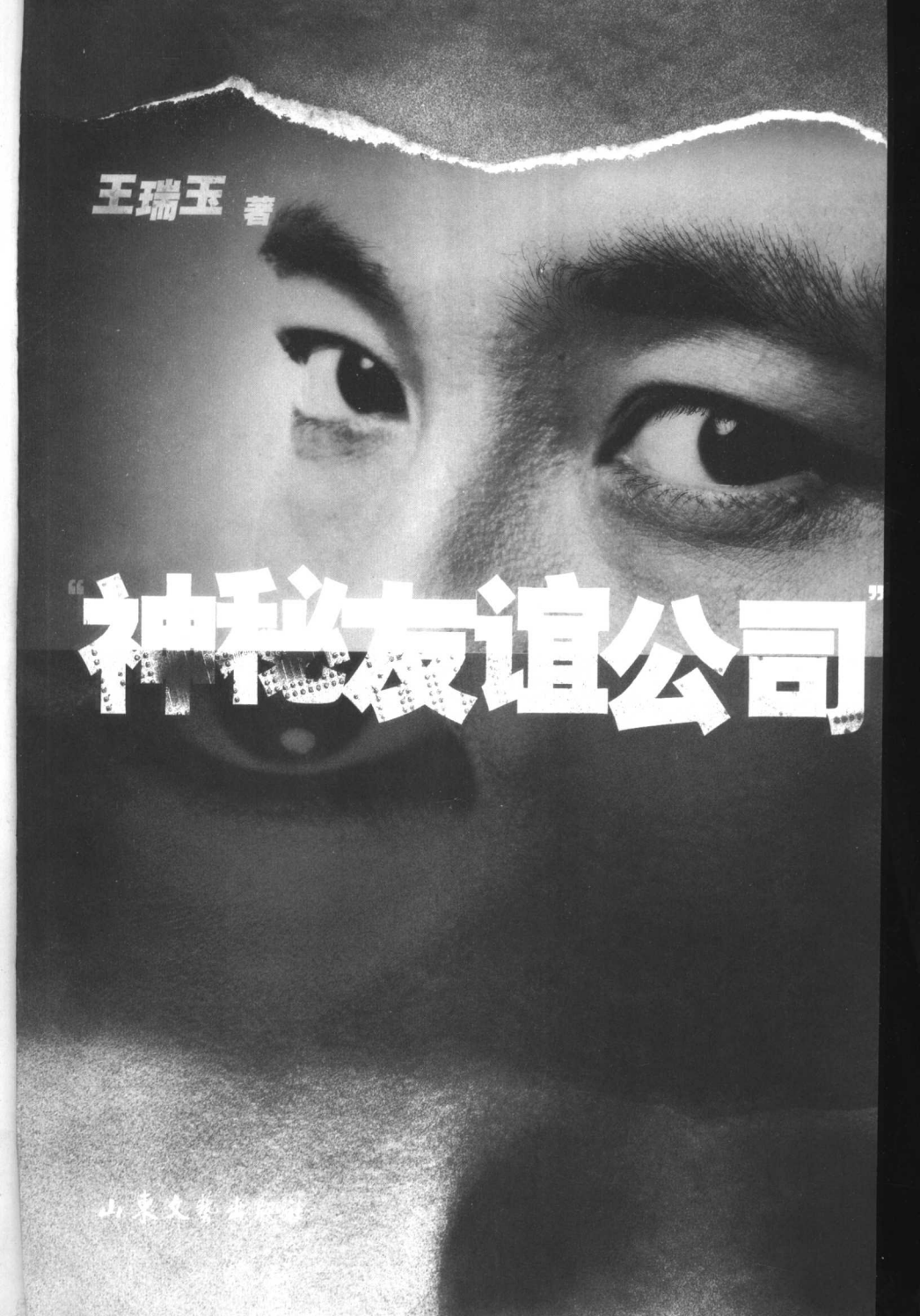




王瑞玉 著

“神秘友谊公司”

山东文艺出版社



王瑞玉 著

“神秘友谊公司”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秘友谊公司”/王瑞玉著.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5.7

ISBN 7-5329-2445-9

I. 神…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4632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莱芜市圣龙印务书刊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6.625 插页/2 千字/414

印 数 1—3000

定 价 26.00 元

目 录

第 一 章	劫路疑案	(1)
第 二 章	姑娘的心	(11)
第 三 章	少女控诉	(21)
第 四 章	嫁祸于人	(27)
第 五 章	追查真凶	(35)
第 六 章	小楼风波	(42)
第 七 章	再起劫祸	(55)
第 八 章	神秘公司	(66)
第 九 章	悲天悯人	(81)
第 十 章	英雄天胆	(93)
第十一章	争取亲属	(111)
第十二章	明明失踪	(130)
第十三章	夜袭黑窝	(151)
第十四章	攻克基地	(173)

第十五章	黑点毙命	(187)
第十六章	秘密侦探	(207)
第十七章	恋情凶手	(225)
第十八章	初府内情	(244)
第十九章	神秘女客	(252)
第二十章	特殊考察	(269)
第二十一章	夜闯贼巢	(283)
第二十二章	古墓警笛	(302)
第二十三章	神泉诊所	(307)
第二十四章	爆炸瞬间	(324)
第二十五章	主攻黑窝	(332)
第二十六章	调虎离山	(345)
第二十七章	纸团秘密	(367)
第二十八章	火速救人	(381)
第二十九章	我爱警察	(395)
第三十章	的哥擒匪	(407)
第三十一章	将计就计	(418)
第三十二章	虎穴遇险	(427)
第三十三章	生死较量	(441)
第三十四章	主凶就擒	(449)
第三十五章	险破爆炸	(457)
第三十六章	拔弹保车	(467)
第三十七章	劫船潜逃	(476)

第三十八章	困斗鸭岛·····	(485)
第三十九章	决战海轮·····	(493)
第四十章	生死决斗·····	(507)
第四十一章	最后冲刺·····	(514)

第一章 劫路疑案

漆黑的夜——

一辆警车在峰峦叠嶂、蜿蜒崎岖的道路上急速地飞驰着，路边一个个标有“急转弯”、“危险”、“小心陡坡”等字样的道路警告牌一闪而过……

开车的是一位身着蓝色警服、精明强健的小伙子，他叫徐建华；在他身边坐着一位中年男子，年龄有三十五六，身材魁梧，刚毅威严，犀利的目光正注视着正前方，他是市公安局刑警队队长王建武。

几十分钟前，刑警队接到报告，在市郊丁家庄崮山一带，一骑自行车赶夜路的农民被三个歹徒劫了道，抢去三千元现金，并说歹徒中有一持手枪的。又是一桩持枪劫路案！此时此刻，王队长想起了自己的妻子刘国英……

她是市人民医院的外科大夫。那天晚上她给一位患了肠癌的病人做完手术已是深夜一点钟了。想到丈夫执行任务，只有女儿明明一人在家，就赶紧收拾了一下提包，向护士交代了术后病人需要注意的事项，骑上自行车急忙往家赶。

从医院到她家有五六里路，路过烈士陵园，文革后期常有坏人出没。以前每当刘国英值夜班，她丈夫都提前来接她，今完丈夫外出执行任务，她只好一个人回家。为防万一，她手里还攥了一把手术刀。

深夜，冷风瑟瑟，昏暗的路灯隐匿在树隙里，惨淡地摇曳着。

刘国英骑着自行车走了有三里多路，又路过烈士陵园，只见路灯消失了，路两旁全是黑洞洞的松树；陵园内墓前的花圈伴着冷风刷刷作响，使她感到不寒而栗，本能地攥了攥手里的手术刀。

忽然，从路旁松树后面闪出一个人影，举着棍子窜上来，只听“哐啷”一声，刘国英连人带车一起摔倒在地。

“你要干什么！”刘国英又惊又怒大声喝道。

“我要宰了你！为哥儿报仇！”黑暗里，一个男子恶恨恨地说。

刘国英见这家伙来者不善，从地上爬起来，惊疑地问道：“我与你无怨无恨，找我报什么仇？”

“哼！你男人抓了我们公司不少哥儿们，又关又杀，我等你多时了！”说着他手持匕首逼近一步，露出了一副下流相，“嘿嘿，小娘儿们，先把裤子脱下来，让老子痛快一会儿怎么样？”一声狞笑，这家伙恶狼似的逼了上来，一把抓住刘国英的头发。“哧啦”一下扯开她的裤子，就骑在她的身上。刘国英紧握手术刀向歹徒的脸上猛刺过去，只听“噉”的一声手术刀深深地扎进了歹徒的脸腮。这家伙痛急生疯，冲着她的胸口狠扎一刀子，刘国英身子一软，瘫倒在地上。歹徒捂着脸正想捅第二刀，只听身后大吼一声：“不许动！”

行凶歹徒在黑暗中竟掏出手枪，一扬手朝来人开了一枪，转身就跑……

来人不是别人，正是王队长。原来王队长执行任务回来见明明已睡着了，桌上有个字条，是妻子刘国英写的，说是晚上有手术，也许晚点回来。此刻已快深夜两点了，他怕出意外，立即骑上自行车奔来。

当王队长骑到烈士陵园的林阴路上，突然听到女人凄厉的喊叫声：“抓流氓，抓流氓……”

王队长循着喊叫声冲了过去，突然迎面飞来一枪，他扬起手枪一扣扳机，“叭”地一声，黑影应声倒下了。

王队长跑过去一看，歹徒一动不动，脑袋上穿了一个洞，脑浆

淌了一地。他拾起歹徒的手枪，急忙返回身来，听到女人有气无力地喊着：“抓流氓……”

王队长伏下身子一看，顿时如雷轰顶，心如刀绞，扑上去大声喊叫：“国英！国英！是我，是我！”他忽然觉得手上一股热流湿乎乎的，妻子的胸口还在冒血，他急忙用手将伤口捂住。热血从指缝中继续向外流着，他紧紧抱住妻子：“国英你别动！”说着忙掏手绢。

刘国英的身体渐渐滑下来，她靠着丈夫的身体挣扎着说：“建武，我不行了……好好照顾明明。凶手是……是友谊公……公……”

话没说完，刘国英头一歪，停止了呼吸。

王建武抱着妻子悲愤地狂喊：“国英，我把天下流氓恶棍统统逮住，为你报仇！”经查，被击毙的凶手叫刘小帮，是从劳改队逃出来的杀人犯。他的前案也是王队长捕办的，但他并不叫“友谊公”。查遍了全市，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人。叫“友谊公司”的单位倒有，但与刘小帮毫无关系。这个持枪杀人案还没破，现在又出了一起持枪劫路案，这两起案子是不是同一伙匪徒干的呢？

汽车的颠簸打断了王队长的回忆。王队长一面叫徐建华加快速度，一面用对讲机向局长报告：“我们已到崮峰口，即将到达目标。”

车上坐了八九个武装警察，个个表情严肃。靠车门坐着一位女刑警，二十多岁，短发，一身半新的蓝警服，白皙的脸上嵌着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她是刑警队的技术员李小红。

车中间还蹲着一条叫“黑虎”的警犬，它精神抖擞，盯着前方，不时地瞧瞧主人——侦察员王青岗。小王熊腰虎背，身体健壮，英俊标致，圆圆的脸上透出一股犟气。

警车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急驰，拐过一个山脚，远处有几个人影晃动。车开到跟前戛然而止。

一个五十多岁的人迎上来，农民打扮，手里提着一只步枪，王队长认识，他是丁家庄治保主任丁大海。

丁大海也认出了车上的人：“王队长，你们来得真快！”他指着

一个四十多岁、神情沮丧的人说：“这就是被抢劫的李雨亭。”又指着一个身穿皮夹克，留着小胡子，个头不高的青年说：“这是俺们村长的儿子张得财，是他领李雨亭报的案。”

“出事地点在什么地方？”

“就在村前，离这儿不远。”丁大海说着用手一指。

“好！快上车。”王队长把丁大海他们带上车。

车内，王队长听他们讲着事情的经过，李雨亭是市郊崮山里李家屯人，承包了队里的十亩山楂。今年山楂又获丰收，这天一大早就忙着给市食品加工厂送山楂。厂里先给了他三千元的预付款，待忙了一天往家赶时，天已经黑了。李雨亭骑着自行车刚到丁家庄口，就被从路旁松树林中窜出来的三个人撞倒了。他们连扯带骂，先说是税务局的，又说是工商局的，要夺李雨亭的黑提包。李拼命搂住包，被他们拳打脚踢，打得口鼻流血。

一个小个子还掏出手枪，指着李雨亭威胁：不给提包就给命。

这时，李雨亭已明白他们不是好人，拔腿就跑。三个家伙追上来，抓住李雨亭一阵毒打。李雨亭只觉得眼前金光一闪，身子一歪就昏过去了。

李雨亭醒来一看，黑茫茫的连个人影也没有，提包和那三千元钱被抢走了。他挣扎着爬起来往村里跑，在村头遇上张得财，张得财脑瓜灵，反映快，听说持枪抢劫，马上把李雨亭领到治保主任丁大海家。

王队长又问了几句，李雨亭指着一棵大树说：“就是这里！”

“停车！”

王队长下车迅速做了布置，大家有条不紊地分头行动。

闪光灯啪啪亮着，李小红对犯罪留在作案现场的脚印拍照，又把脚印起下来，青岗带着黑虎四处寻找罪犯的痕迹，建华开车顺公路追寻。

忽然，黑虎向青岗“汪汪”地叫了两声，青岗跟它走到一棵树后

发现几个清晰的脚印。青岗向黑虎做了个手势，黑虎立刻扬起尾巴，低着头嗅着印迹，带着青岗和王队长一直向山林深处追去。丁大海他们紧紧跟在后面。一口气追到崮山中腰，又拐了个弯向东北方向追。松林，柿子林，小山沟，罪犯似乎在漫无边际地跑着。就在山沟的一个小溪边上，又清楚地看到了罪犯的脚印。

他们跟着训练有素的黑虎追进一片苹果林，又来到一个土井旁，最后到了一座草屋前。

这是一个看果园的屋子，门锁着，从窗子上看里面没人。忽然黑虎向村内跑去。

王队长、青岗他们跟着黑虎来到村里一户砖门楼子前，黑虎用前爪挖门，摆头示意。

门关着，院里一点动静也没有。青岗打开院门，院里有三间北屋两间东屋，东南角是个猪圈。黑虎一进院，从南墙嗅到北屋门口，又从门口嗅到猪圈门前。突然黑虎精神一振，窜进圈里，从吱吱叫的猪群里衔了一个黑提包送到青岗跟前。

这是一个半新的提包，提包里面衬布上有“李雨亭”三个字。

“搜查！”王队长和青岗走到北屋一推门，里面插着。没等他们叫门，里面有了声音：“干啥的？”

“我们是公安局的，开门！”

“等一下。”不多会儿门开了，一个穿白衬衫蓝裤子的小伙子，年龄二十四五岁，问：“同志你干啥？”

王队长说：“搜捕罪犯！你叫什么名字？”

小伙子一愣，忙说：“我、我叫丁小灵。”

黑虎嗅了嗅丁小灵，没有反应。

“进去看看！”王队长说着进了屋。

丁小灵急忙开了灯，慌忙说：“这屋是我住的，俺老娘住在东屋。”

这间屋子摆设有点讲究，收录机、电视机、沙发、书橱都有。书橱里装满了书籍。王队长刚要说话，治保主任丁大海和李小红、张

得财、李雨亭一千人都闯了进来。李雨亭一眼看到王队长手里的黑提包，大声喊道：“这就是我的提包。王队长，从那里找到的？里边还有俺的名呢！”

“在这家的猪圈里。”王队长说。

“啊！”李雨亭一听，慌忙问道：“那我的钱呢？整三千哩！”

张得财补上一句：“有包就有钱嘛。”

丁小灵看看李雨亭和张得财，又看看几个严肃的公安人员，有些害怕和惶惑。急忙说：我这写字台抽屉里有三千元钱，是卖苹果的钱。本想存到储蓄所，可到那里已经过点下班了，我就锁到抽屉里去了。不信你们问俺爹。”

李雨亭似乎不相信这些话，打量着丁小灵说：“打开抽屉看看。俺的钱是十元一张的。”

王队长按住李雨亭，问丁小灵：“钥匙在哪里？”

“我来开！”丁小灵说着就从裤兜里掏出钥匙，将写字台的抽屉打开了。顿时，里面露出了一叠人民币。

李雨亭见抽屉里露出钱，二话不说伸手就去抓。王队长说：“别动！”说着，戴上手套将人民币拿出来点了点，正好是三千元。他掏出钢笔写了个纸条交给丁小灵说：“我们带回去检查一下，再还给你。”

丁小灵犹豫了一下说：“中！”张得财戳了李雨亭一下：“你问问他那两个同伙哪去了。”

李雨亭盯着丁小灵问道：“这钱是不是你劫俺的？”

丁小灵这会儿毫不示弱：“这是我卖苹果的钱，怎么变成你的钱了？”

“我的钱都是十元一张的。”李雨亭像是抓到了把柄。

“十元一张的钱国家发了成千上万，怎么就是你的钱？”丁小灵显得非常气愤。

“好小子！你劫了人家的钱，那个提包还在，是从你家猪圈里

找到的。人赃俱获你有啥话说？”张得财说着，一把抓住了丁小灵的领口，“快说！你的同伙哪去啦！”

丁小灵直愣神，说：“什么同伙？我不懂你说些啥。”

“嗨！鼻子里插葱，你装什么洋相？你把劫的钱藏在抽屉里，还装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张得财攥起拳头就要打。

王队长瞪了张得财一眼：“你干什么！把他放开！”

张得财松了手，仍气不过地也斜着丁小灵说：“我们丁家庄的人全叫这小子给丢尽了脸！”

丁大海这会也说了话：“事情还没弄清楚，你先不要这么说。”

“什么事？”门外进来了一男一女两个老人，进门就问。

“什么事，你儿子在南山上劫了人家的钱，还把盛钱的提包扔到了猪圈里，把钱藏在抽屉里，叫公安局的给搜出来啦，哼！”张得财说。

原来进来的正是丁小灵的父母，听到儿子的屋里有吵闹声，就忙穿了衣服过来了，听张得财这么一说，气得直哆嗦，指着张得财说：“你胡说！这钱是俺儿子卖苹果的钱，储蓄所下了班没存上，怎么会成了劫的钱？”

王队长说：“大爷您别着急，我们会查清的。”说着示意青岗把黑虎带来。

青岗把被劫的提包让黑虎嗅了嗅，又指挥着它嗅了嗅李雨亭。黑虎没理睬丁小灵和那些钱，却走到张得财身边嗅开了。

张得财见势不妙，忙躲到丁大海身后，黑虎却不依不饶，又跟着嗅了过来。

天渐渐亮了，夜来的露水潮润着地面，泛着一片白霜，空气里弥漫着清新爽人的气味。

丁家庄村委会办公室灯火通明，王队长他们正在分析案情。村长张则正似乎觉得自己气色很好，刚走进办公室，冲着挂在门旁的镜子端详了自己一眼，满意地在会议桌当中的椅子上坐下。他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村长，在这有公安人员参加的会议上应该起点

什么作用，于是清了清嗓门，又咳嗽了两声，说：“我看，这个案子还用再研究吗？既然被劫的钱和皮包都在丁小灵家里找到了，人赃俱在，把他逮起……”说着用眼光向王队长试探。

治保主任丁大海一听，使劲朝鞋帮一磕烟袋锅，一串话冲口而出：“小灵这孩子可干不出这种事来。他是咱村顶有出息的年轻人，自他承包了原先那不景气的苹果园后，能使劲钻研侍弄，两年就成了万元户，村里人没有不夸的。如今，村里的人正商议着选他当致富带头人，他又不缺钱花，怎么能去劫路？我不信。”

“那可不一定。这个人满脑子想发财致富，钱迷心窍，什么事也能干出来。苹果园是村里的，包给他时本来就包低了，叫他再向队里交三千元，他就是不干。”张则正也蛮有道理地回敬丁大海。

“承包有合同，想多要人家的，这不合理。再说让能干的人先富起来，这是中央的政策！”丁大海说完，气呼呼地往椅子上一坐，眼也不抬。

青岗见两人扯得离题了，就站起来说：“我刚才问过丁小灵了，他说他昨天晚上在家看电视，演的是连续剧《武松》。我也看过这个电视剧，让他谈了一下剧中的情节，他说得基本正确。”

张则正一听这话，冲青岗说道：“哎，这位同志你说说，在他家里搜出三千元钱和皮包是怎么回事呢？这还能跑了吗？趁早，把他抓起来算了！让他跑了，可是责任重大啊！”

王队长听出张则正话里有话，也许这个案子能扯出他们之间的什么过节。想到这里，他对大伙说：“问题没搞清楚之前，不能随便抓人。这个案子发生在这里，要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深入调查，一旦证据确凿，立即采取行动！”

王队长的话刚落，一个白面后生领着几个青年民兵进来：“王队长，人都到齐了，开会吧？”

这个白面青年正是带着被劫者报案的张得财。王队长猛然想起警犬“黑虎”冲他直嗅的情景，当时他的脸煞白，那么慌张，这里面……

想到这里，见人们纷纷起身要走，便一挥手：“好！先去开会。”

会场布置在靠近办公室东墙的一个四合院里。男女老少掺和在一起，这儿一堆，那儿一块，人们神情激动议论纷纷。抢劫的事儿倒不新鲜，可这事发生在本庄，就成了头等重要的大事。大清早，平静惯了的村民都想了解这情况，听个准信儿，争相涌向这个大院。

王队长走到台前挥挥手说：“乡亲们！大家听说了吧，昨天晚上十点多钟，我们庄前松林公路上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案。这是解放以来少有的事，大伙要积极协助我们破案。你们都想想，昨天晚上见过什么可疑的人或其他线索，随时跟我们说说，也可以写检举信。”

没等王队长说完，张则正急不可待地来到台前，接着王队长的话茬说开了：“这些犯罪分子逃不了，是咱丁家庄的人。公安局的警犬昨天就追到了丁小灵家，搜出了钱和皮包……”

听了张则正的话，院里像炸了锅，嗡嗡地乱成一团……

这时，一个青年跳到台上指着张则正说：“村长，你可别血口喷人！我敢发誓不是我干的，俺昨天晚上吃了饭就在家看电视，看完后就困觉了。外面的事一点都不知道。”

说话人正是丁小灵。

“光说不行！”张则正一步跨到台中央：“还有赃物作证。被劫的钱和皮包怎么会从你家里搜出来呢？”

“那三千块是俺卖苹果的钱，想存银行可人家下班了，锁到抽屉里，没想到却碰上这种事，俺的钱倒成了赃物了！”

“别仗着你有文化会说会道，劫道你是赖不掉的！”

张则正和丁小灵一来一去地正吵，忽然听到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俺能作证，丁小灵没有劫路！”

王队长、李小红顺声音看去，一个二十三岁的姑娘理直气壮地站在丁小灵身旁。丁大海告诉王队长和李小红：“这是俺庄的农技员，也是丁小灵的对象王丽平。这姑娘朴实，活泼，心直口快，是个好姑娘。”

王丽平涨红着脸，一字一句地说：“昨晚上俺也在丁小灵家看电视。小灵他哪也没去！凭什么血口喷人？”

“看完电视他上哪去了？”

“哪也没去，俺还在他家呆了一会儿！”

“你在那里干什么？”

“干什么你管得着？”

“嘿嘿！我怀疑你也跟他一伙的！”

“轰！”地一声，全场的群众哄笑起来。有的说：“劫道的罪犯还有老太太啊！”“还有一群小妮儿！”……挖苦声、嘲笑声和着口哨乱作一团，好不热闹！

张则正这种场面经得多了，他不会给哄倒，稍等片刻，壮起嗓门喊道：“你们想来文革那一套？告诉你们，丁家庄有我张则正一天，就反不了天！”

“你想一手遮天！”

“呸！土皇帝！”

怒吼声、嘲骂声响成一片。顺从惯了的人们，如今一旦爆发，不是一两句“权威”语言能压得住的。

李小红早就忍耐不住，几次想站起来，都被王队长制止了。王队长想，再争下去不会有什么新线索。今天开会的目的已经达到，张村长、报案人、丁小灵都已经出场了。于是他向群众宣讲了党的政策，启发大家继续提供线索。也明确地交了底：决不冤枉一个好人，也决不放过一个坏人。

会议结束了。

第二章 姑娘的心

会上闹得挺僵。一散会，张则正立即热情邀请王队长和李小红到他家吃早饭。王队长没“赏脸”，在丁大海家吃了两碗粥了事。

大概张则正这是头一次碰了个请客不到的钉子，回到家里，把酒壶往地上一摔，往炕上一躺，一言不发生闷气。

这个村民大会给平静的山村点了一把火。家家户户，老老少少议论纷纷。特别是张得财咬着丁小灵，两人台上对质，更是人们议论的中心。这些街谈巷议也给王队长他们破案提供了一点线索。

早饭后，王队长他们又来到丁家庄西南的崮山东山沟子里，重新勘查了一遍。

李小红从勘查包里拿出一个鞋模一对照，两只鞋印都是40码，式样不一样。

王队长接过来翻来覆去看了看说：“去发案现场！”

李小红将鞋模放进包里，跟着王队长爬上沟崖，沿着山半腰的羊肠小路由西北走去。

李小红是公安专科学校毕业的高材生，掌握不少公安业务理论知识，但一碰上案件，心里不免着急。特别是遇到疑难案子，脸色就会阴沉下来。自从在王队长带领下侦破过几次案件后，心里踏实多了。只要与队长在一起，什么难案都能破。共同的工作、生